

乡村肖像

庞培 著



新散文系列
**大家
文库**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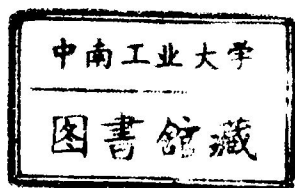


0929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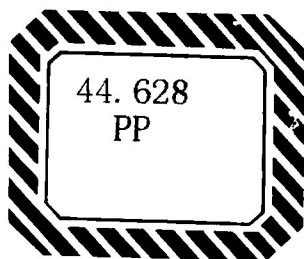
新散文系列
大家文库

乡村肖像

庞培 著



44.628
PP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锦雯

封面设计：西里

乡村肖像 庞培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字数：157 500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7-222-02788-2/I·715 定价 13.60元

目 录

- 1 乡村肖像
- 1 乡村教堂
- 3 肉墩头
- 4 摇面店
- 7 小学堂
- 9 乡公所
- 10 教堂内部
- 12 蚕种场
- 14 白铁匠店
- 16 一个拉二胡的
- 17 生产队附近
- 19 乌篷船
- 20 浆粽店
- 22 旧桥
- 23 茶馆
- 27 亡友记
- 28 灵堂
- 29 糖果厂(一)
- 35 糖果厂(二)
- 38 钟表店
- 40 浴室
- 41 文林
- 44 农村公共汽车
- 47 夜
- 50 口琴曲
- 52 迷人的楼梯或钢琴：片断
- 55 灰色少女的眼睛

57	忧伤和甜蜜
58	爵士乐
60	海
62	在酒吧
65	街上
68	帮一个孩子完成作业(诗论)
70	虎
72	秋天
74	谈话
77	流浪
79	音乐课
82	在那去海边的路上
85	反复吟唱
89	一分钟
92	卡夫卡肖像
94	在画室里
100	两把吉他的奏鸣
102	忧伤的午睡
104	月亮组曲
109	贝壳里的日记
111	音乐课程：吉他
113	磁带的 B 面
116	旅行记
119	七天
146	随笔 18 则
168	西藏的睡眠

乡村肖像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

——《圣经》“以赛亚书”

乡村教堂

寒风在淤塞的泥塘，留下各式各样冬天的垃圾。教堂的大门口有一块空的水泥地，白天用长条木凳和席子晒了些邻居的腌萝卜、咸菜、面干。牧师是个40岁左右的胖墩墩的妇女，布道词一连串地从嘴里出来，站在附近乡下的教徒和一台电子管风琴之间头也不抬地说下去。晚间，教堂大门上的铁十字映衬深湛的夜空，像一个威严神秘的符号。大门上的铁已经生锈了，上面的锈斑仿佛在晚风中移动。附近只有一条小弄堂已经算是在镇子外面。沿着这条弄堂一直走——教堂在弄堂中间——就会走到乡下，走到路面铺着黄沙、路边上长一排杉树的田野里。冬天的田

野肃穆而沉静。月亮又大又圆，洒下一阵雾霭，也可以说是田里的寒气。天暗不久就万籁俱寂。田野中间有一条灰白、笔直的土路，你用肉眼看不过一指宽。夜里的冷风既清新，又陈旧，仿佛把上一年往事中的欢笑和哀怨都裹在里面。风里面有些微的草香……露水味道不似秋天里那样湿重，但仍隐约可闻。此外便是村里的土墙、犁沟，空气中消散不久的炊烟味道了。这种乡村特有的气味让你的灵魂奇怪地变得镇静、多思。夜风拂着看不见的人脸上的皱褶，仿佛拂着树枝头的尖梢。附近镇上还残余着一家茶馆，厅堂很大，一式的方桌子，墙和顶板都是黑黝黝的，此外还有一家羊汤店、一家剃头店和一片老式的钟表铺——教堂就在钟表铺挂招牌的拐弯的地方。修女们照例是娴静的。你看不出她们

身上有丝毫已献身教会事业的痕迹。她们的日常举止、穿着完全被附近的小镇生活同化了。如果说一定要指出什么——她们不过比镇上的普通老百姓、妇女们穿着打扮得更廉朴、更素，也更土一些。她们就站在那里，那个无论天气阴晴都显得暗旧的礼拜堂里，一只手里拿着扫帚，另一只手拿着本赞美诗，歪下头去若有所思。她们说话的声音很静、软、轻，但不柔，发音清晰、平实，不自觉地满怀着一颗——但少有期望。口音是完全本地化了。逢到礼拜，一些木讷的镇上居民和乡亲团聚在这里，在祈祷结尾处附和一声——“阿门”。那声音重浊、苦闷，满含着对生死、天命的迷惑不解。有时天气好，教众中几个年纪大的妇女会在修女的指导下，在教堂里面一大块靠墙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说着本地闲话；一边排演几个短小的宗教剧目。剧情照例是贯穿些简单的劝世箴言，场面倒也热闹不小。

肉 墩 头

街边上，肉墩头呈一字形排开。冬天风大，墩头两边就用条纹塑料纸或者帘布挂起来，挡好。墩头底座是铁架子，上面安放一整块厚实的大木板。有的干脆就是一大团锯开的树根。那树根朝上剁肉的面子上刀痕累累，而且随处堆满肉屑、肉末、血迹，一小段白生生的动脉筋管残留着，像是粗心的电工削下来漏在地上的塑胶管。一整片肉排血淋淋地摊开在墩头上，面朝过路的行人，旁边是剥下的神情悲愁的整猪头，以及下脚、板油、猪内脏：猪肝经风吹过，时间长了，面上有一层略略皱缩的灰白色薄膜。腰子、猪心都是酱紫色。色彩最为热烈浓郁的是一对刚从猪身上剥下来的肺，上面的色素、血筋密密麻麻，遍布两瓣肥硕的肺叶，再从中喷涌、凝固成大面积的色块，有的灰白、有的粉红，有的竟然呈现出奇怪的果绿色，中间还星星点点洒着深紫色斑纹，仿佛天空中的晚霞，又像海滩上涨潮时的浪沫。整个冬天，行人走过这个区域，都闻见一种阴曹地府般的生板油和挂猪排的铁钩子上的锈味道。墩头的主人很可能是个一脸豪气、说话掷地有声的中年男子，大肚子上顶着块邋邋遢遢的白围裙。每每你看他一眼，他就会把墩头上的各种猪肉摆弄二三下，嘴里念念有词，例如，形容他这边的肉新鲜，就说“还有热气呢——”。你不小心把眼光瞟在一堆下脚上，耳边马上就有他瓮声瓮气的声音：“……上等货色，弄得干干净净——”之类。但也有可能，站在墩头案板后面的是个女的，分辨不清她的年龄；身上和干这一行的男人一样脏（女性的特征似乎在这一行业里消失殆尽）。神情略有些呆滞，但也不定，反正既像是病恹恹，也像特别兴奋。眼睛直愣愣看着你，

一般都有些别的女人所没有的壮实和肥硕，但开口叫卖时声音明显没有男人来得爽快、理直气壮。偶尔有的也只是显出在努力学着装作这种爽快。

摇面店

摇面店房子已经快坍了——一阵飓风像是吹了一半，停掉了——两间通长的屋面，一头像掏空的口袋，突然往边上瘪下来。顶上的瓦也留下了某一年夏天雷阵雨用闪电和雨水搜刮过的影子。店里的阁楼——楼上地板已经拆空，房顶和梁显得又高又陡。到处都是灰尘和面粉——角落里是旧的白面粉，地面上是新的白面粉。阁楼的天窗，现在成了整个大厅的天窗——显得窄小而天真，也有点怀旧，但只要一有太阳，大面积的阳光就会透过天窗折射进强烈的光线；一排排斜斜的光柱里飞扬着空气中许许多多静止的粉粒、尘埃，像封存在瓶子里的儿时的嬉戏。午间，镇上一片静谧。一辆乡间的拖拉机在田埂头挣扎，不时喘息几声，又嘎然而止。能听得见风吹着屋瓦缝里的草的声音。一名男孩去井台打水，铅桶重重地撞到井壁，然后“咚！”一声拎上清冽的水，“啪哒啪哒”地走开。一个牵牛的老人正从镇的另一头走来，他要如此悠闲有致地穿越全镇，而落在石板 and 泥路上的牛蹄子声音清脆、笃实，仿佛孩子们相互之间稚气的许诺——相互赌咒并且加上天真诚实——在牛蹄子的声音里太阳光越来越热。干燥的青砖在墙上不安地（因为长时间缺水）蠕动。癞哈蟆从一间坍塌的房子的废墟里翻出它青黄色的身子。镇上建筑物的阴影越来越清晰。摇面店所供应的成品：面和馄饨皮子，也越晒越干，散发出一阵干扑扑的生面粉香味。店里的顾老板——那又做老板又做伙计的老头——也

像戏院里异常困倦的小丑，开始偎在店门口的树影和摇面机的铁的荫凉里打盹。他在那店里前前后后做了一辈子摇面生意，一直做到人老了，背弯了，面店本身也快塌了……他没有子孙，整个人因常年的劳作而皱缩成了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同样，他总是乐呵呵的一个人，腰上面的白围裙从未看他解下来。他似乎一直在忙前忙后、沉默寡言，逢人只是笑，给人的印象几乎像是个可怜的哑巴，但其实并不哑，是不大喜欢说话罢了。他跟小孩子说话，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顾客中只要有三两个小孩，他就会一边忙碌，一边从切面的案板上，从角落里摸出几粒水果糖——他一定是到镇供销社事先买好的——他会满意地露出微笑，看孩子们雀跃着跳到大街上，或者躲在大人身后。早年，摇面机是那种曲柄、齿轮带动的手摇机器，后来才添加了一台马达，用上了电；早年，顾老板就两腿叉开趴在那儿摇。他的头发我小时候看就已花白了——但也有可能是沾上太多面粉的缘故，总之，他浑身上下都白：眉毛、嘴巴、耳朵……远远看，活像戏台上化过妆的小丑，又像神情悲愁的苦命的病人——但小时候一到节假日，顾老板就变成全镇居民家里的“活宝”。要买馄饨皮子，早早就需去排队，而且家家户户都不约而同，遣自己家里的孩子打头阵。顾客中还包括方圆三四十里路远村子上的乡民。小小的摇面店门口一直到附近街上，都要弄得人头簇拥、热闹不堪——过一个年，顾老板至少要忙上一个月。平常他就很空，有时格外清闲，但在那一个月里，他得另外再雇人，至少要添两个外来帮手。因为全镇人和附近几十个村里的人家的面食皮子，都要出自顾老板之手。我长大后问过别人他的名字，但谁也不知道，而且回答的人脸上都有一种对我的问题觉得不可思议的表情，仿佛在说……哎顾老板就是顾……还叫什么名字……我喜欢那台曲柄的摇面机，喜欢那台齿轮均匀、精密而外形古怪（像欧洲中世纪的产物）的机器，除了底座以外，机

器的所有部位经过人的手的常年累月的抚摩都已显得光可鉴人！尤其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显得如此明亮、崭新，并且让人感觉到它黝黑外形底下的神秘的力量。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哥俩人常来摇动它，即使不买馄饨皮子也要来玩玩——当它转动时会有一种非常清脆好听的“哒哒哒……”的声音——仿佛成年后新买到手的自行车——不是内部什么弹子，而是摇面机齿轮欢快地相咬的声音。机器内部也会偶尔传来轻微的叹息——而摇面的时候，从机器前部最细的齿轮那里就会吐出一丝丝白泛泛的细面。我小时候看那种机器吐出的细面，常看得心醉神迷，目瞪口呆！我不得不拼命思索，但也弄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暗自揣摩，那大概是我在世上最难获得的经验——像齿轮吐出的面那样精细、严

密、神奇的经验，尽管顾老板的水果糖被我吃掉不少……一年年，摇面店昔日的市面和它的老板的模样年龄一起衰竭下去。由于人老了，生意也越来越清淡了。镇上又开办了新的规模更大的国营面店，顾老板的“庙”一下子显得又小又旧，破烂不堪。直到在外面长大回乡那一年，我还看见那家老街的电线杆和灰尘中摇摇欲坠的摇面店，只是，它已经接上了可憎的电源，机器的声音也显得嘈杂古怪了。我走进店堂里，顾老板已经认不出我，他的眉毛上照例结一层面粉。我们之间相隔有 20 年的岁月。他漠然地听边上人介绍我是谁谁谁家的儿子……老年一定摧垮了他的记性和好脾气——我真想再回到那个儿时的下午，一头牛的蹄声传遍全镇。我和我哥轮番摇动机器的光可鉴人的曲柄——那时人们来买面或皮子都要自己动手摇——机器发出唱歌般喀哒喀哒好听的声音。齿轮吐出一长条面的瀑布，顾老板蹲在瀑布跟前，底下垫一只盘篮，脖子上搭一块毛巾。每当那面条流泻到一定长度，他就用双手温柔的姿式上前去拢住、掐断，堆进盘篮——街上吹过一阵五月里的风，到处都是麦穗、草地、田埂山坳里的野蔷薇的香味，还有干面和湿面的

香味——而就在我对此出神之际，一只成人的手就会在我的后脑勺上搓摸一把，推一下——有时这只结实而又健壮(但很冷)的手会一直落进我儿时的颈脖，直到我又气又恼，在检查过一遍自己的手掌心并发现一大层干面粉之后。

小学堂

在宽广的蓝天下，操场上的一排杨树只剩下青梢梢，麻雀叽叽喳喳围在那里叫着，像一阵阵被风吹乱的碎树叶子。小学堂的音乐课教室有一架踏板风琴，令全校引为自豪，这样那些四下乡里的野孩子们不至于对着五线谱大眼瞪小眼了。这里距最近的镇子也要将近 20 里路。校长有一辆脚踏车，其余的教师大都是转眼就赤脚挽起裤管下农田的民办教师——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男一女结了婚住在学校里。男的教语文，女的教音乐。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操场另一头，是自己砌的平房。窗框上的木头还是新的。有些顽皮的男孩子会趴到窗子边上往秋老师——疑作“丘”——的卧房里好奇地张望。他们会看到新的、花色漂亮的床单，和靠墙满架子的书。这种行为逢到被秋老师撞见，他的做法也和附近乡下的大人一样，用指节——如果追得上我的话——在那男孩的头顶心几乎漫不经心地敲一下。只是，他的嘴巴抿得更紧了。他走路总是抿着嘴巴。男生们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老师。他是个有时过分紧张、严肃的大人。有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非常高挺的鼻子；头发发型也保养得很好，说话时表情一丝不苟。有时他情绪好起来，也会对着骄阳下的田野或天空的天边的湛蓝粲然一笑。那时他显得很神气、很骄傲。女生们只敢远远地站在操场边上看，一边胆怯地垂下手指搓揉自己的衣襟。而他们一致认为从未见过比秋老师的妻子更耐

心更温柔的女老师。她教他们唱歌、识谱。风琴踏板一动教室的空气就随之震动，使这个乡间五月的午后既显得清碧澄澈，又令人昏昏欲睡。远处小学堂的围墙刷着大大的一行标语，仿佛那些字体要从石灰上脱落，振翅飞去。女老师在黑板前面的举止更像个留短发的女生。她讲什么东西都带上她独有的那种害羞而痴迷的口吻。学生们习惯于通过她讲课时的嗓音判断他们的老师的身体状况。她常常生病，也容易为自己嗓音的嘶哑、轻柔而脸红。然后，她丢下她那架美丽的风琴，带学生们去附近的田野去“体验歌唱”。人们传闻她的教学方法是古怪的，但在学生们眼里，却像他们的老师的长相一样迷人而可信赖。课间休息的铃声，全都由那名年老眼花的门房老头操守。他手里握着一只生铜铸的摇铃，慢慢地穿过全校操场，走近教室区域，再慢慢折回。

他从前是国民党的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如今是个孤老头。生铜的铃声格外脆亮、清实，木柄上漆成红颜色。久而久之，连附近的鸟雀似乎也熟悉了这一连串“叮呤咣啷”不徐不缓的声音——仿佛从前在乡下走东串西的小贩一样——校长的脚踏车已经旧得咣咣响。校长总来不及煞车——要是他沿路头遇见熟人——他那可笑的、乡下气十足的小个子总要冲过头去一大段，然后才从车上差不多是把自己的身子扒下来。他同时也兼些其他课程。常常忙中出乱夹错课堂上的讲义。他见任何人都先在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美术老师是个阴郁的家伙，传说他只看外国书，而且快40岁的人了还是单身。他走路总是大踏步地笔直往前，目不斜视，像是在军营里操练。有时他带领他的宝贝学生，在附近村野找到一棵老榆树、百年银杏、刺槐什么的，但见他皱起眉来，拿着画笔——准确点说不是拿，而是放在手里来回掂——掂来掂去，一言不发——一时间或许忘了他有多少学生。连附近空地上四处蹒跚的母鸡也被他的威严吓跑了。

乡公所

乡公所的礼堂阴森森的。地上铺的都是陈年的薄砖。里面还有一间结构考究的储藏室，现在的门一直关闭，据说文革时在里面吊死过人。后面一大排平房全是政府办公室。前面进门的地方还有一个门楼，是那种式样古旧的两层木楼，楼梯、过道都保存完好，只是楼上房间都基本不住人，也很少有人上去，堆些杂物和文件而已。但当你跨过门楼，进入饰有围墙边各种盆栽花木的大院，顿时会有某种威严和权势在其中蛰伏的感觉。无论在烈日当空的三伏天，外面太阳多么大，你置身于其间阴暗的门洞都会有极其安谧凉快的体验。墙上剥落的石灰保证你不去奢望官员们的好脸孔；一长溜“抓革命促生产”或“要在春季掀起计划生育高潮”等隔年标语也隐约对人起良好的调侃或镇静作用，使得你在步入乡长或某科科长主任的愚不可及的办公室之前不至于想入非非，例如，他们传闻说是负责计划生育办的干事员是个县城里分来的漂亮的女大学生，或者还是个小姑娘——总之：未婚，爱好文学，还是个足球迷。你脑筋里刚在试图弄清楚这一锅沸腾的稀粥，一个略略有点男腔的粗声粗气的大嗓门就已粘在了你脑门上：“……找谁？”你想不起来找谁。是的，看看……而人们热衷于在这个院子里进进出出，热衷于一年两季的上缴公粮的报表，或上级拨下来的扶贫款，政府逐月开支的明细表——大多用于外来参观或会议招待——此外爬山虎的藤蔓悄悄越过了木楼的高度，先是在食堂墙上抱住了靠墙一棵大树，继而向储藏室和其余空的楼木地板浩浩荡荡进军——已经在地板上发现了青苔。敏感的人不仅想起房屋先前的主人——那个30年代以在本乡立足经营蚕种业而暴富一时的

大产业主(那时尚不称“大款”)。他用这幢新式雅致的木楼、深宅大院养他的第四任娇妾，平时就在这大院里饮酒赋诗，种种花、养养性情。如果不是那些发动了战争的人的粗蛮无礼，天下何止沦落到这等地步？夜来，月淡风轻。墙上薄的青砖恍若留在唇边的轻吻。月色中还飘浮着酒香——自然是江南一带的名酒、米酒：绍兴“女儿红”或者江阴的“杜康”……星星在云层出没，窥望中全然不解这古旧阴森的人世。风吹的树荫中似乎有不可推解的世代，而人久已不走动的旧木楼梯即使是一阵微小的风也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胆怯的守夜人夜里梦见乡政府红色的公章，但他的梦会被夜风吹醒。夜风继续在吹，在食堂房顶上，在后面院子里，花坛上——夜风把脆弱的记忆——窗框撞得

格格响。木楼上的房间现在成了镇上的家猫野猫的乐园。至少它们不太在乎经蛇的身子传递的“智慧果”。黑暗中，猫尾巴把瓦楞掀翻，把上面的露水扫净。瓦片发出细微的女人说话般的声音。藏青色的月光经大院的空地反射到墙上，像是某种隐匿不见的书法的墨迹，而替代了白天乡公所里成堆的文件……全镇上下，已经没有一条河的水流能发出声音。人们的住宅完全成了灰暗本身造就的庞杂的废墟。那院门深闭的乡公所的门楼、门洞，散发出的气味里既有青草、露水、人们在夜间的陈年的噩梦，又有在房梁和瓦墙之间上天入地的猫屎臭。

教堂内部

教堂本身是道光年间的建筑。青白的穹顶是用彩色涂料和油漆在不同年代里涂抹、或画上去的菱形图案。大门进身处有一个板壁围建的忏悔室，其表层油漆脱落，边上和角上已被人的身体

常年磨擦出木头本身的肌理。忏悔室平时充满人抽身离去后的怅惘。整个外形是栗壳色的，像儿时的储藏室的门，也像脱落枝条的果实关闭起来的一颗幼小的心灵。门上的方形瞭望孔用苍蝇拍似的细丝网罩住，显得既天真又肮脏，使人难堪——而忏悔者身上的气味仍留在这被无数有罪的心灵腌臢过的板壁、木头嵌条和垫板上，留在这个阴晦的空间，等待神父温柔的黑教袍抵达。绕过忏悔室再往前走是整个教堂的大厅，放满两排一长溜的座椅，漆成紫红色。那座椅是特制的式样，因为椅前椅后都有一层齐脚踝处高的搁板。那后面的一层用于教众们做弥撒时的下跪，因此做得略宽。据说教堂另一侧还有面积相当于此地数倍的旧教会学堂，日本人的飞机来时被炸毁了，那也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事了。幸好教堂本身没被战火损毁。这件事无形中也作为某种圣迹显灵而提高了主耶稣在邻近乡里的宗教威信。每年的圣诞节前夜教堂里里外外都格外热闹。方圆六七十里都有人乘车或长途步行赶至此地参加大弥撒。手里拎一个布包，有的还拖儿带女，全家出动。而附近所有归教堂管辖的空房子全都在那一天里住满了人。每年如此，有时一间平房里打地铺要睡二三十人。那些笃信天主的教众们大白天就在房里用稻草和自己带来的棉被打好地铺，他们吵吵嚷嚷、虔诚万分，求主宽恕他们在过去一年里的罪过，保佑将来。进教堂大门时先行蘸过圣水，在胸前划好十字，接着跨前一步，右腿单膝跪下。这种行礼方式出现在中国人身上会有一种古怪的效果，尤其教众们大多是行动不便，腿脚已发僵的老人。有些老太婆一跪，不由自主就把另一条腿也跪下了，要过很久才爬得起来，大多是在别人帮忙搀扶下，脸上仍一副虔诚、沉思的痛苦表情，因为来年不一定能再走到这里。12月24日那天他们照例在教堂中守夜，等待并庆贺主降世。无论后面的食堂，还是教堂本身都灯火通明，近年此处还新添了彩色灯饰。做大弥撒时底下一片嗡嗡

嚶嚶的声音，像那些被风吹动的灯光一样。而食堂里添加了成箩筐的碗筷，他们用大铁锅烧粥吃，用大号碗盛并逐个传递，那场面宛如灾荒年代重又复现。每个人都乐意帮助或接受帮助；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穷人和乡下人过节特有的隆重、喜庆的气味。人们郑重其事地走路、唱赞美诗。所有的谈话都降低了声音。小孩子在人堆里睡着了，一张肮脏的小脸天真地朝向寒风凛冽的夜空，看上去像大人一样老。到处都是泪水、稻柴、蜡烛油和新摊开的布匹的气味。一个年老的妇女在人群中低声祈祷。她看上去操劳了一生，但仍十分健壮；她突然激动起来，嘴上嘟哝着，眼睛里满含委屈、感激的泪水，仿佛又回到了十一二岁她做小姑娘时的情景——又仿佛：作为一个婴儿的主耶稣已经降生在她那贫穷而苦命的怀抱。

蚕种场

一
二

我在10月里一个阴雨濛濛的午后到达那里。门的进身处只是一矮小的水泥门洞，但里面很大，进去看两边是木头板壁的古旧的侧厢房。整个地方光线阴暗，散发出一阵木料经长年霉变后的特有的阴气，还有旧房子的泥灰气。穿过门洞到达第一级大院，眼前就豁然开朗了。那大院的水泥场地可能比一个标准篮球场还要稍大。靠后是一排老式红砖的瓦房，建筑式样比后来，也就是现在的瓦房要更讲究——看得出，砌的手脚更精细、牢固，式样也大方耐看（也耐住），每个窗户上方都有一个菱形的雨檐，几十年的风雨已使它们显露出一种陈年葡萄酒那样红润鲜亮的色泽。墙上还有一些椭圆形或菱形的风洞，也许是养蚕的库房特别要求的，在高而陡直的白天裸露着，仿佛既有过去年代浩荡的壮阔的性情，又有一种小镇特有的沉睡般的寂寞。沿着长长的